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三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

正宗卷十三

不淑則奈何之慮下或有民字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

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莫上或無人字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龍靈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  
玄閭。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雷。神變化。水下土。涸陵谷。雲  
亦靈怪矣哉。氣下或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  
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  
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  
之字理亂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瘡也。紀綱者脉也。脉  
或不亂否。

正宗卷十三

皆

不病雖瘡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  
以為天下乎。紀綱或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作綱紀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作或秦之

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  
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  
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  
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疑有誤字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  
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

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其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類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

或

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方無獸字邪作也方云列子包犧文烟神農夏后氏此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貌七象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

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正宗卷十三

三

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

以千里稱也或無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

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

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

能千里也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

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獲麟解一首

方云李本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

以贈陸儔儔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

問作也今挾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辭非必爲

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諱辯

正京卷十三

四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也。或無字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若方無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菑之類是也。藍與丘同音鳥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也。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若字古作同公。孔子不偏

諱二名若曰宋不與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到之

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

輻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

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駢期以姓考

之為諱又李浩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漢

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

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無

諱二字方云顏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屬

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賢朋為

賢備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今上章及詔不聞諱

許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以諭為近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信語或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

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

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

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

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

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李翱平賦書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溥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苦有若曰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其日益彊。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茲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

川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古者

為步古之方一為茲時之尺四尺六寸二分五厘也。一

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同。從俗

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一里之田九夫。夫為一里。名也。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

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

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

一十頃也。為古之田。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

一頃也。為古之田。一千里之都五十有四億畝。五萬

一頃也。為古之田。一千里之都五十有四億畝。五萬

萬頃也為古之田一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

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

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

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

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二畝十畝之田為古

之田三十畝較其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

多亦相若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

則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

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百里之家給

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擇其中斬長綴短而量

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刀

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

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

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瀆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

有六千畝一萬四千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

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

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

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

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

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

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菘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

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二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爲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善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旣富樂其生重犯法而男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鬻國馬之鬣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

正宗卷十三

十

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瘡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知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馬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水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

手  
至  
宗

骸為人國馬也。以形骸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和宗元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狴狴，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首領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

正宗卷十三

十一

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

齊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其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

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終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

獻書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  
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  
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霍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  
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  
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  
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  
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  
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  
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  
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  
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  
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  
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  
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  
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  
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  
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

道之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及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

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已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已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

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

也按此篇闕宋闕辨論雖俊真何為作文之法然其利也理則有未然者故致堂胡氏曰封建與天下其利

乃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而世儒

禹別九州弼成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

該師長以總維之是堯舜禹共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

元以為不得已之執該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為民害非

聖人之意不能自有其國土以堯舜禹三聖一人不能因

侯伯必不能自書壤裂土修明五服三聖一人不能智此

更及制度乃反書壤裂土修明五服三聖一人不能智此

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正宗卷五

可乎下堂而迎觀者夷王過也豈觀者挽而下之乎不

能定魯禍宣王過也豈魯魯日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

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

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疆生不掉之患夫周之所

以敗也譬猶木按本水塞源外諸侯之壯王室所謂枝

無流委耳論成敗而不循其本源猶治心疾而歸於手

足之碎矣亦未矣宗元又曰秦之亡天下有叛人而無

叛吏陳謂劉項之起所向也城以數十計無一為秦死

政秦失政而非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考之孟也又言諸

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考之孟也又言諸

則形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

者如是它可推矣烏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過其

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漢之失袁

益固肯言之文帝矣豈可率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

方三代位時諸侯或至其國入以為三公王擯夷狄以

侯或稱伯以問王故自其衰也五伯雖大猶擯夷狄以

尊天下之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

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

諸侯以弱商故不得而易是聖人於未舉夏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前行而罪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蔽于理之言也謂三代聖王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以封建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何不類之甚邈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天下下而交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無以立於天下夫采地以盡其封域帥聖賢生于其時取用非其人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敢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讖之者誰在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秦之季如漢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與邦之良佐悉泥於民伍雖守宰徧天下將何救於此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各有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有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以義要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

秦則疾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堯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胡氏之論皆足以破柳子之附馬故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媿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流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  
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  
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  
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  
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  
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  
舉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  
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桐葉封弟辯

正宗卷三

十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  
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  
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該有不幸王以桐  
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  
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谷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

不運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寧蹠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術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

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穢。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囂乎東西。隳



突乎南北。詳然而駭者。雖猶不得寧焉。吾悄悄而起。

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吾獻焉。退

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

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

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

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

夫觀人風者得焉。後太和間有杜牧者。謂長慶以來。錯

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

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祖於山東。美於天下。

不得分。大東兵。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賦常

正宗卷十三

童十二。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

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

所。本。兵。矢。常。不。能。湧。而。自。若。也。特。強。健。馬。不。循。理。莫。其。必。破。弱

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

多。居。其。地。周。芳。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率

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取

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前。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尤。武。始

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

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荒。蕩。守。文。取

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

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

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猶。賊。得

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未。蕪。盜。起。出。入。成。阜。函。潼。間

若。涉。無。入。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鄰。自。爾。百。餘。城

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鷄。吐。著。義。無。敢。窺。者

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滌。蔡。彼。其。風。流

因。亦。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裏。混。頭。回。轉。顛。倒。橫。邪。未

五年間不戰生人口頰委四夷日熾天子因之幸  
陝幸漢中焦然七十餘年遭者武備衣一肉不改  
不樂自甲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  
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惟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  
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人謀未至野何其艱  
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當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  
自徐陳汝白護治所實不輟山東有黃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  
所纒足不孰視時上者無可奈何此蜀亦叛吳亦叛其  
者得吳得蔡得齊收郡將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  
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將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  
百城耳土地人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能得乎綽乎亦  
足自以爲治也法令乎障成鎮守于戈車馬治乎賢才  
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成鎮守于戈車馬治乎賢才  
非環七百里倉廩財賦七十餘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虜爲  
雷取河故曰上策莫如在山東以策其能避趙魏也既不可  
最重於河故曰上策莫如在山東以策其能避趙魏也既不可

正宗卷十三

二十

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  
魏常厚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秦陽朝駕暮戰亦  
二十津虜能濟盟津一則馳入成阜不數年間故魏於河南亦  
最重元和舉則天下兵誅滄頃之三五年無山東憂  
者以能得魏也趙慶初誅趙一頃之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  
地明也長趙慶初誅趙一頃之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  
輕重浪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兵多粟多區人  
下策爲戰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不戰也後生所見我語  
失於戰者便於困於守山東叛且不戰也後生所見我語  
舉止無非叛也急食盡嘆乃以戰此爲俗豈可與  
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嘆乃以戰此爲俗豈可與  
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二收趙食盡且下邳士美敗  
趙復振汪叔良敗趙復振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  
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又有戰論曰厥今天下  
何如哉干戈朽鉄鈍舍弘混昏逆孽殆爲故常  
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崖岸抑揚  
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蹇頓

顛而後為之文計乎且天下幾里列你幾所自何與  
北藩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顧領天時不利則將與  
其明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禽  
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讓  
者曰屈彊之徒吾以良將勤兵為銜策高立美爵充飽  
其勝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秦虎狼而不排其心則怨  
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  
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問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尊奢天子法故於是闕視大言自樹一越破制削去  
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御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  
僭餘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  
未及畔岸番名越號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  
日而起梁蔡呂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頰軒翼欲相效者  
生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  
錮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  
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與  
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  
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狀幾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  
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網收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

正宗卷十三

十一

嗚呼大曆貞元始於邦人之術永戒之哉牧之論可謂深達  
時務然自治必始於人主之身而牧一不之及獨以法  
令制度為先且既不能治矣又安能取魏乎故自治  
之外無復它策救乃以猶有中策非也以上論事

議論九

右先漢以後儒者論說之辭皆平居者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逐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歸津在河東大陽  
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  
周也周備也不備以與人之壹也壹無孟明之臣也其  
不解也熊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

公孫枝舉 孟明者 詩曰于以米繁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馬詩國風言召汙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

以事一人孟明有馬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 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子桑有馬詩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詒其子孫謀以安成子孫言于桑有

舉善之謀

### 秦伯以三良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杜秦穆公名 好以子車氏之三子奄

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 皆秦之良也國人

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儀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 君子

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

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

善人亡則 醜率病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

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因上地風俗為 分之采

物旌旗衣服 各有分制 著之語言善言遺戒 為之作律度 鐘所以

治歷陳之 藝極準也 極中也 貢獻多少之法 引之表

儀節道也表 猶威儀 子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 書教之防利防

興委之常秩 官司之常秩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

眾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

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伯主

莒恃陋不備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

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氏曰莒人囚楚公子平楚

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申莒潰八月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

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叶二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

賤之人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終也勇夫重閉死國于杜氏曰

祁奚能舉善

襄三年祁奚請老杜氏曰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稱解狐

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

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

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君子謂祁

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

偏不為黨謂媚偏屬也正義曰該令他人稱其讎則諂

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

以謂為婚姻也。言為詳以求愛也。備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四偏。軍帥。劉巴。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或一以偏師。是商書曰。無備無黨。王道蕩蕩。商書。共偏為相。屬之名也。蕩。平也。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味得位。故祁午得位。無私。正。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相辭。耳。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擊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能舉也。巴者。

### 范宣子讓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絳。上以治兵。杜氏曰。為將命軍帥。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

正宗卷三

苗

齊

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濬代。將中軍。士匄佐。賢事見。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故。如使

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武位。更命。欒辭曰。臣

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賦

新軍。超。韓起佐之。故。如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如故。

絳代。新軍。佐。超。新軍無帥。皆遷。晉侯難其入。使其什吏

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

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

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

也。

北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尚書呂刑也取上句好善之慶則下賴其

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

讎乎讎也邦所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

在下位則貴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

尚而讓之貴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

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如陵也君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前為伐

是以上下無禮亂霍並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國

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 駟歇殺鄧析

正宗卷三

五 洛

定九年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氏曰鄧析鄭大

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

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如猶邪惡也棄不静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静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

執竿旌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邶風也錄竿旌詩者取

言此二詩皆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詩召南也召伯爰詒於蔽

戰其樹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編大政弱

### 邾黑肱來奔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杜氏曰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也夫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錄有以地叛

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故君子

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田田也不為義夜見義則

為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

司寇守嗣大夫言其尊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

二十年豹殺衛侯兄邾庶其在襄二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

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取者

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一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事

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若艱難其身艱難以險危大人

肆也三教人名去貪也而有三章謂得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

位者在而有名章謂得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

趨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貪冒之民

將宣力焉盡力為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

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義微而婉而辯辭婉而上之人

能使昭明能行其法非賤人所位者善人勸焉淫人墜

焉是以君子貴之按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

交質是天子下齊諸侯諸侯上天子名大賈無益也鄭

士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是非恃謬若是者不獨此數條其論頗正且反復成章故取焉

###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辨羽初

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何氏曰僭齊

辭六羽之為僭柰何天子八佾八佾者列也八人為一

諸公六六人為列六律三諸侯四四人為列四時諸公

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

國稱侯國謂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伯子男五十里天子三

公者何天子之相也相助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能經但

周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乎內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

者言之上始僭諸公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

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 隱公不書葬

隱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據葬

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柯氏曰弑則何以不書葬

公書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道春秋

異文式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

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

乎臣子也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

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師也公薨何以不地掘道公薨子也其不冠于者他師也

不忍言也

###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何氏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及者何以公大夫微言

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累也累累從君而弑君多矣

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累也死齊人語也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

累者乎曰有伯仲惠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

伯仲惠不賢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稱字見其義形於

色柰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

正宗卷十三

廿八

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殺者字也禮臣死

之殺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趨去也

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

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諒使魯莊公不知季子

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孔父正色而立於

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

矣內有其義而外形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 桓公救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何氏曰括內城城衛也曷

為不言城衛據無遷文以言城也孰城之蓋狄滅之上

有狄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  
也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  
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後齊帥故邢諸侯城  
緜陔放此不悉錄

### 荀息不食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  
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

正宗卷三

廿

一重。

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

乎荀息何氏曰據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不

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

也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

大學業大道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獻公愛之甚欲

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

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

動首息故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

可謂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犬獻公死奚齊

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詎臣矣上問下曰詎臣相與言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不可

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

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詎謂不

才敢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

### 毛伯來求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

不稱使何氏曰據南季稱使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踰年矣何以

謂之未君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

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

正宗卷十三

三十一

位也俱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也終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

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

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不可曠年無君

稱公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則志

父諒聞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口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以聽冢幸三年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

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稱珠曰非也非王者則

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雖名為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

位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庶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

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氏曰公世室屋

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

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其下者此魯公之廟也曷為

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周

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始封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為周

語在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

是也父功封魯公也曰生以養周公生以魯國死以

為周公主始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曰者成王

正宗卷十三

卅

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

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據為

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

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

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魯祭周公何以為牲牲廟

之心于周室按此說可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牲廟

周公用白牡白牡也武同也武同也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

夏辟魯公用馬駟駟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羣公不

嫌也魯公用馬駟駟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羣公不

毛以降于尊祖所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括牲也周公盛穢

新魯公燾燾者冒也故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今

穀之持序昭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簡時脩久不

穆之差

至於壞敗故機之室屋者重宗韓

### 晉納接菑不克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者何入辭

也其言弗克納何何氏曰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大其弗

克納也克勝也頓伯以勝為大何大乎其弗克納居伐齊

耻下能納晉卻缺帥師董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

若有餘沛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

出也出孫也子以其指指手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言俱

正天之子以大國壓之壓服也服邾則未知齊晉孰有之

也設齊復興兵來納纓且亦欲服邾婁使貴則皆貴矣

正宗卷三

廿二

時邾婁子娶二子母尊同體敵雖然獲且也長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

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如邾婁人言

爾云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夫奪人之以

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擢納不貶不與大夫

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擢大其實與而文不與文

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 楚人殺夏徵舒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

何何氏曰稱子擢下貶曷為貶擢徵舒不與外討也故貶見

之即所謂貶絕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

內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昌為不與齊誅之實與

討賊同文與而不與文昌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

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

之則討之可也與齊相專樹同義不伐

###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

君有大夫何氏曰摺向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摺聘不足賢而

使賢有君有大夫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餘祭也夷

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季子弱而才兄弟皆

正宗卷十三

卅三

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起

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為君猶

也更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

食必祝祝因祭也論語曰雖曰天苟有吳國誠欲有

與賢弟當尚速有悔於子身尚猶努力速疾也梅翁子意故

謁也死餘祭也立為君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

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馬僚者長庶也即之

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季

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為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

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不為讓國者僚闔廬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儵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僚魯之長宰僚者多魚因進魚而刺之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以弟相殺者謂閻廬為季子殺僚去之延陵

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終身不入吳國不入吳朝既不去國之義故不越竟忍計閻廬義不可當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故大其能去以其不

推二事與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防以季子賢許俠有君札

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

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

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雖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閻廬不可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許世子止弑其君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將而止進藥

而藥殺也悼公飲藥而死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素何

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

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

衣則脫然愈言脫然疾除貌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爾多失其消息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

聽止也治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

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

無惡文是也

###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范氏曰據文成公志也讓

於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

辭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正宗卷三

卅五

重

隱長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

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

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

馬何也據善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信道而不信

邪信神時用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

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隱是也

邪制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

魯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禮少而德揚  
勝怨而不

曰小道也第先於兄是廢天倫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

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如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

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爾多失其消息之宜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

聽止也聽治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

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

無惡文是也繼父後許男斯代立

###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說氏曰成公志也成隱

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

辭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栢也讓栢正乎曰不正

正宗卷上

卅五

重。

隱長栢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

將以惡栢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其惡栢何也隱將讓而

栢弑之則栢惡矣栢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

馬何也据善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信道而不信

邪信所特用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

栢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隱歸於正

道制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栢則是成父之惡也

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

魯君已受之命於惠公為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

私以國讓是忘君父

國蹈道則未也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鄭氏曰段有徒衆攻之

鄭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地

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

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

弟也目君謂稱鄭伯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

公子賤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謂不

稱公子公弟甚何甚乎鄭伯其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

殺也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

正宗卷三

廿六

一重

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

也段奔走乃至于鄆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

鄭伯之殺弟然則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

道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恩

武氏子來求賻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范氏曰禭王使不正者曰賻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

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喪在嬪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

言使何也家父來求車稱使無君也位故曰無君

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

武氏子來求賻

國蹈道則未也

###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范氏曰段有徒衆攻之

地鄭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

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段鄭伯弟也

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

弟也目君謂稱鄭伯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

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謂不

稱公子公弟甚何其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

殺也雅曰段恃寵驕恣疆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

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

也段奔走乃至於鄆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

也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甚

鄭伯之殺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

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恩

### 武氏子來求賻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范氏曰稱王使不正者曰賻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

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

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

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

也喪事無求周雖不求魯魯雖不歸周不而有所歸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 築王姬之館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姓氏曰單單伯者何吾大夫之

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諸侯歲貢士于天子

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通也不言如何也公子遂如京師

如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

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

桓親見弑于齊若天子命使為之主則非禮大矣春秋

為尊者諱故不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

王祭卷十三

卅七

也外城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廟

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

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

何也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

也親迎服綵服者重婚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

### 臧孫辰告糶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糶于齊臧孫辰魯人國無三年

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糶諸侯告請也糶糶

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國無

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  
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  
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宣十詳  
矣豐年補敗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  
弗病也一年不文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  
也

會王世子于首正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並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戴衛地  
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與諸侯齊列何尊焉王世

正宗卷十三

十一

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  
天子世子也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日而後  
凡他皆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  
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  
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  
不臣也王世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  
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  
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尊觀桓控大  
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  
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

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多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 齊人滅項

僖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桓公

也何以不言桓公也范氏曰居在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為賢者諱也

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易知政昏亂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

霸者存恤鄰國抑疆輔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絕其始則得不然

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善善樂其終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桓

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邵曰存亡謂存

僖公所以終其善

濟僖公

### 濟僖公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濟僖公范氏曰大事於

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袷嘗袷合也

袷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

大祖中袷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

孫從王父坐也祭齊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舊說

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

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子為喻竊曰即之於傳則無

辨高宗殷之質王鑽祭豐于爾以致律維之變然後率  
脩常禮文公類例祀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信祖謂莊  
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異天  
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初人之始也人  
爲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 閻弒吳子餘祭

襄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閻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  
姓閻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  
使無耻不近刑人范氏曰無耻不狎敵不瀆怨賤人非  
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  
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  
故弒之

正宗卷十三

四十一

### 楚子執慶封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蒍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范氏曰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疆敵内外之  
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此其例也  
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  
鍾離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  
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巴絕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  
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崔杼  
光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  
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然盛慶封  
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

不與楚討也。傳列曰稱人以殺大夫為殺有罪今殺慶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

曰懷惡而討雖死不報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 太史公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嗷顛曰周舜目蓋重瞳子。眸子曰舜重

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

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正宗卷十三

三十一

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

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

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六之罪也。豈不謬哉。

###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

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

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

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按七國之事太史公乃以

不以漸蓋高帝封國之過制與孝景君臣處置之失皆

見於二言中詞簡而義備非後世史筆之所可及也。

論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  
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  
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汲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  
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勵勉

正宗卷上

平三

意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礲  
也胡羊反用法慘急而鞠礲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  
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  
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  
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  
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

浮說非其實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  
將邛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  
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  
以也夫。

###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  
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

正宗卷十三

四三

一准。

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  
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  
偷合取容以至殤身殤讀曰及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  
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 論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

衆邯鄲幾亡

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問虞卿料事  
易將之外何怨平原受馮亭哉

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

夫自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以自見於後世云

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曰璧賜拜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餘曰一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以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賈生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作爽然自失矣

正宗卷十三

四四

淮

李斯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甚邪說廢適立廢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其艱難

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 韓信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畝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正宗卷十三

四十五

###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 司馬相如

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易本隱以之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所以言雖外殊

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於節  
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  
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  
論者著千篇

###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  
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董臣職以承輔  
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  
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  
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正宗卷十三

四十六

又

###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

位行政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瞻璣玉衡以齊七經數

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

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讀曰秦起襄公章文

繆獻師古曰言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為諸侯至文公

之子也繆公獻公更為章者也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

手獻公靈公之子也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師古曰孝

即獻公之子昭謂昭襄王即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嚴

謂莊襄王則昭襄王之孫孝文王之弟也後漢避明帝  
諱以莊為嚴故漢書姓及謚本莊皆易為嚴百有餘載  
也此皆類此蚕食謂漸吞滅之如蚕食葉也

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

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夷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  
侵以弱見奮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

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

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閭閻

偏於戎狄應劭曰周禮二十五隊為閭閻音簷門閭外

中門也陳勝吳廣本起閭左嚮應瘠於謗議服虔曰瘠

之戍故搃謗謂閭應說非也音瘠曰瘠

曰秦法誅謗者族今陳勝奮臂大呼天下莫不嚮應嚮

應之害更瘠烈於所謗議也師古曰嚮音響響應者如

瘠痛也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

速自斃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曩時也秦禁是以漢亡

尺土之階絲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

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

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

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應劭

音補項羽為西楚霸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王高祖

於蜀漢漢元年諸王畢封各就國始受命之元故以冠

表馬張晏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訖于孝文異

以年紀故列其月五年誅籍乃以年記焉

姓盡矣

###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立爵五等

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

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三百

一十國以爲川州有伯師古曰五侯五詩載其制曰介

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彛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

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師古曰大雅板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牆也

幹山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爲之藩籬謂封國公康叔

於魯衛以太師爲垣牆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爲屏

撤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爲損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

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

障宗則可使單獨單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師古曰

封功德關諸盛衰泮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

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

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至虐阨隘河洛之

間應劭曰阨者狹也夷者踣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

數見侵暴踣距不安也師古曰阨音於懈反隘音區

分爲二周師古曰謂東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

服虔曰周西二周也

名之劉德口洛陽南宮諫臺是也應劭曰竊鈇謂出至

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口應說非也鈇鈇王者以爲威

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鈇無

所用之是謂私然天下謂之共王如淳曰雖至微弱疆

竊隱藏之耳

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既

也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

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

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

始皇帝是爲三秦據執勝之地馮且詐之兵應劭曰但

十五年無主也

同隙出兵也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任私

但音若姐

知姍咲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字也竊自號為皇帝而子

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

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下及期

國執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

以謚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後漢興之初

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

土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

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

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師古曰趙山名

行而東也漸入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泗水

也一日浸也正宗卷十三

出魯下師古曰奄覆也龜蒙泗之下流東帶江湖薄會

稽為荆吳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北界淮

潁略廬衡為淮南師古曰潁水涯也音潁波漢之陽亘

九嶷為長沙鄭氏曰波音波澤之波孟康曰亘竟也音

也水北曰陽波音彼皮陵又音嶷義疑諸侯比境周市

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此謂相接次也三垂天子自有

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

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而藩國大者夸州兼

郡連城數十師古曰夸音跨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柱過

其正矣

師古曰橋與橋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鉗孫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威有失中也

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

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

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未流

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師古曰易睽卦九四文辭曰睽睽見多負塗睽孤垂刺之意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

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

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

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

分為六師古曰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

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

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

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景曹七國之難抑損諸

侯咸黜其官師古曰謂政丞相曰相者御史大夫廷尉

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

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下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辭左不正應

謂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左為卑附益之法

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言附益之法

張晏曰律師古曰附蓋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

而附益之義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

師古曰與至於衣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師古

非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蓋疎遠矣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

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謂成宗平皆早崩又無

繼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師古曰殫亡所

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頌作威福廟

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

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韻

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弑莫

敢怨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纒綬也奉上璽惟恐在後師古曰鞞音

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

弱之變明監戒焉

正宗卷十三

五

###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

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

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

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詔十二年侯

者百四十有三人特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

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纒同十分之內纒有二三也是以大侯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

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

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於是申以丹書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師古曰白馬之盟謂刑也又作十八

侯之位次

孟康曰唯作元功諸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

後周勃樊曾鄼商奚消夏侯嬰灌嬰傅寬靳黈王陵高

陳武王歿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載諸

宗廟副在有司

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始未嘗

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

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

師古倍者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

後嗣侯宗免時有戶二萬二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它

此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

墮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

矣

師古曰子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至

罔亦少密焉

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

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

師古曰庸賣功庸也保並受復

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

益衰微不絕如綫

晉灼曰綫今線縷也音先戰反善乎杜業之納說

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以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兵

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田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

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士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

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古願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

高其位大其富愛敬飭盡命也。備厚人孝之隆於是爲  
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  
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  
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吾行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  
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之無  
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  
况今其可悲傷聖朝憐閱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  
心出入數年而不首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  
厚德掩息遶東布章晉灼曰許慎云遶難行也東古簡  
字簡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絕

正宗卷十三

五十三

者少若然此必布聞彰於天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  
下也師古曰遶讀與吝同也  
爲衆錐難盡繼宜從允功孟東曰言人三爲衆錐難盡  
繼取其功允高者一人繼之  
於名爲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  
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  
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師古曰籍謂名籍也  
高紀所云通侯籍也

